

国家认同视角下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分析*

张升芸

【内容提要】非洲大多数国家部族、文化和宗教多元化，殖民史复杂，国家认同建构困难重重。借助历史教科书实施国家认同教育，对培养青年人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国家复兴有重要意义。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自我形象”和“国家形象”两方面没有形成良好的国家认同，反而出现了多方竞争和身份感模糊等问题。在“英语区危机”年深日久的情况下，喀麦隆应重视历史教科书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应进一步减少前宗主国历史，强调“英语区”和“法语区”同患难、共抗争的历史；促进历史教科书化解喀麦隆长久存在的分裂和排他问题，挖掘历史教科书培养“一个喀麦隆”情感的潜力和功能。

【关键词】国家认同；历史教科书；喀麦隆

【作者简介】张升芸，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博士研究生（金华，321004）。

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的心理活动。^①它是一种主观意识与态度，是国家历史发展和个体社会化过程的结果，主要指公民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

* 本文系 2020 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项目编号：2020083304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还受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赴非调研课题“国家建构：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多视角研究”（项目编号：FF202105）的资助。

① 王静、吴鲁平、刘涵慧：《后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青年价值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 4 页。

某个政治共同体——国家，承认自己具有该国的公民资格，由此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为共同体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牺牲自我。^① 国家认同是现代合法国家的基础，为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提供保障。国民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了解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愿意挺身而出，在国家文化受到侵害时个人的感情也会受到伤害，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担负起责任。国家认同包含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其中认知成分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和看法，情感成分是对国家的情感、情绪和评价。教科书是关系国家事权的特殊文化产品，蕴含着民族文化和国家意志，是民族文化、国家意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是学生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认同具有连续性特征，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构建国家认同的前提。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知识是一种历史记忆，对学生的国家认同产生指导作用。

喀麦隆历史上遭受过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长期殖民统治，独立统一后保留英国和法国殖民统治遗产，成为双语二元制国家。多年来，喀麦隆“英语区”和“法语区”难以真正融合，喀麦隆国民未能形成真正的国家认同。2016年喀麦隆爆发“英语区危机”，^② 分裂国家的暴力武装活动持续不断。罗兰·内德尔（Roland Ndille）比较英语区和法语区历史教科书后发现，英语区历史教科书呈现了清晰的“英语区身份认同”，^③ 卡蒂·安塔莱宁（Kati Anttalainen）从喀麦隆“自我形象”和“国家形象”两个维度比较英语区和法语区小学历史教科书后，认为喀麦隆小学历史

①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出版社，1998，第12页。

② “英语区危机”（Anglophone Crisis），又称亚巴佐尼亚战争或喀麦隆内战，是由原南喀麦隆英语区议题（Anglophone problem）造成的冲突。2016年由英语区律师和教师的联合抗议游行最终导致了喀麦隆西北省和西南省（主要讲英语的原南喀麦隆地区）向喀麦隆军队发起武装攻击。2017年西北省和西南省分离主义团体“南喀麦隆亚巴佐尼亚联盟统一战线”（Southern Cameroons Ambazonia Consortium United Front, SCACUF）单方面宣布英语区独立。喀麦隆政府于2017年底正式向分离主义者宣战，冲突迅速扩散到喀麦隆英语区全境。喀麦隆政府和英语区分离主义者间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至今，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建构。

③ Raymond Nkwenti Fru and Johan Wassermann,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in Cameroonian History Textbooks in Relation to the Reunification of Camero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Memory, and Society*, 2020 (2), p. 57.

教科书并没有很好地促进国家认同。^① 本文根据有关喀麦隆历史教科书中构建国家认同的文献和喀麦隆英语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特点构建了以下分析框架（见表 1）。

表 1 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国家认同分析框架

国家认同维度	国家认同研究要素/主题		
独立前的国家认同	自我形象	内部自我	自我起源（喀麦隆和喀麦隆人的起源）
		外部自我	自我与欧洲殖民者的关系
			自我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
独立、统一和国家建设时期的国家认同	国家形象	国家统一与国家建设	—
		重要历史人物	—
		两任国家总统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本文选择英语教育系统中学历史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其理由有三：一是喀麦隆英语区和法语区各自独立编写和使用历史教科书，同时 2016 年英语区爆发了持续至今的“英语区危机”，英语区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二是历史教科书在形成国家民族价值观认同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三是喀麦隆中学阶段学生历史教科书的拥有率和使用率比较高。喀麦隆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初中 2 年，高中 4 年），但是教科书保持了 1~5 年級的连贯性，即 Book 1 – Book 5（高中 4 年級没有历史教科书，即缺少 Book 6）。故此，本文将中学历史教科书《初中基本历史 1》（*Essential History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Book 1*）、《初中基本历史 2》（*Essential History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Book 2*）、《高中实用近代历史 3 – 5》（*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Book 3 – 5*）作为研究文本。^②

《初中基本历史 1》包括三个模块：“古代非洲文明在当今思想和精神领域的遗产”（The Legacies of Ancient African Civilization in the Thoughts and Edification of Present World）、“古代欧洲、亚洲和美洲文明在当今思想和精神领域的遗产”（The Legacies of Ancient European, Asian and Amer-

① Anttalainen Kati, “Decolonising the Mi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Cameroonian history Textbooks”, Master Dissertatioin, University of Oulu, 2013, p. 32.

② 喀麦隆英语教育系统中初中称为“Junior Secondary School”，高中称为“College”。

ican Civilizations in the Thoughts and Edification of the Present World)、“宗教对当今世界思想和精神领域的贡献”(Contribution of Monolithic Religions to the Thoughts and Edification of the Present World)。《初中基本历史2》包括“喀麦隆人民和社会组织结构”(The People and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ameroon)、“非洲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Africa)、“非洲与世界的联系”(Relations between Africa and Rest of the World)三个模块。《高中实用近代历史3-5》主要是近代国际关系史,包括三个部分:1850年后的喀麦隆(Cameroon since 1850)、1870年后的非洲(Africa since 1870)和1870后的世界外交(World Diplomacy since 1870)。

一 喀麦隆独立之前的国家认同

现代独立民族国家建立之前的“喀麦隆”形象,对于从历史溯源的角度促进国家认同非常重要。在审视历史教科书提供的“自我形象”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潜藏在内部的“自我”和在他人关系中构建的外部“自我”。下文从地理概念上的喀麦隆人、喀麦隆名称的演变以及喀麦隆独立前与他者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自我形象”。

(一) 历史教科书关于内部“自我形象”的描述

《初中基本历史2》第一模块和第三模块对喀麦隆人和喀麦隆的起源有详细描写。

喀麦隆人“指定居、迁移到喀麦隆的民族,也指自古以来生活在喀麦隆境内的人”。^①在此前提下,中学历史教科书介绍了现代喀麦隆土地上最早出现的部族和主要部族。目前,在喀麦隆境内留有明显生活痕迹的最早部族是绍(Sao)部族。

喀麦隆的起源指的是“喀麦隆”这一国家名称的由来。公元前450年,迦太基探险家哈依(Hano)将这片土地命名为“诸神之战车”(Chariot of the Gods)。Cameroon最早是15世纪葡萄牙人对五里河(Wouri River)^②的

① Casmir Itoe Ngome, Buh George MB, Halle Stella Nkwenti, Wirkom Comfort Lahbinen, *Essential History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Book 2 on CBA*, Cameroon: Catwa Education, 2021, p. 10.

② 五里河(Wouri River)位于喀麦隆杜阿拉地区。

命名, 意思为“虾河”。^① 19 世纪欧洲殖民者到达这片土地后, 沿用了葡萄牙的“Rio dos Camerose”, 西班牙人称之为“Camerose”, 德国人称之为“Kamerun”, 英国人称之为“Cameroon”, 法国人称之为“Cameroun”。

尽管喀麦隆这一名称来自欧洲人, 但喀麦隆的领土和人民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原生部族与西方国家的交互影响形成了喀麦隆的内部“自我形象”。

(二) 历史教科书关于外部“自我形象”的描述

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更好地了解“自我形象”的一个突破口。殖民时期的喀麦隆与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是了解喀麦隆自我形象的重要窗口。《高中实用近代历史 3-5》按照时间顺序书写了喀麦隆与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不断变化的历史关系。

1. 喀麦隆与德国的关系

喀麦隆成为德国的“保护国”之前, 欧洲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都宣扬各自国家的优越性, 鼓动(代替)酋长给欧洲国家写信请求兼并喀麦隆。^② 1884 年 7 月 12 日阿克瓦(Akwa)部族、贝尔(Bell)部族、杜阿拉(Duala)部族酋长与德国政府代表拟定国王备忘录, 随后正式签订《日耳曼—杜阿拉条约》(Germano-Duala Treaty)。^③

德国在 1884~1885 年的柏林会议之后, 获得了英国和法国在喀麦隆的土地和权利, 并保留到 1916 年, 彼时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喀麦隆对于德国的统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抵抗与合作。德国占领喀麦隆之后, 他们开始强迫喀麦隆人劳动, 虐待土著人, 并用野蛮的方法镇压当地人的反抗。喀麦隆人在杜阿拉等地举行反德游行、请愿等活动, 拒绝接受德国政府制定的规则, 拒绝强迫劳动, 逃到偏远山区、五里河甚至尼日利亚、加蓬。^④ 鲁道夫·曼噶·贝尔(Rudolf Manga Bell)和马丁·保罗·桑巴(Martin Paul Samba)建立秘密的反德组织。巴克韦瑞(Bakw-

① Casmir Itoe Ngome, Buh George MB, Halle Stella Nkwenti, Wirkom Comfort Lahbinen, *Essential History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Book 2 on CBA*, Cameroon: Catwa Education, 2021, p. 62.

②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1-7.

③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10.

④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37.

eri) 部族、恩宋 (Nso) 部族、邦瓦 (Bangwa) 部族与德国作战, 打死一名德国军官。1891 年, 库娃·利肯耶 (Kuva Likenye) 领导巴卡韦瑞部族的爱国者抗击了德国格雷文罗伊特 (Gravenreuth) 领导的军队, 并将其杀死。1894 年利肯耶战败, 巴卡韦瑞部族归到布埃亚 (Buea) 政府, 布埃亚成为德国统治地的首都。随后多个部族均由于德国的残暴统治, 对当地文化、传统的不尊重等进行反抗战争, 但不幸都以失败告终。^①

德国殖民统治喀麦隆期间, 部分部族选择与德国统治当局合作。^② 巴利 (Bali) 部族、恩沃都 (Ewondo) 部族以及巴姆 (Bamu) 部族由于对德国军队的惧怕、认为德国人更优秀、需要德国人的物质、取悦德国人等原因与德国进行了合作。巴利部族欢迎德国的探险家, 与德国签订条约将部族的权益移交给德国政府, 帮助德国征召士兵对抗反抗的部族, 为德国向内陆扩张提供各种信息等。德国对合作的部族也给予一定的利益, 恩沃都部族酋长成为德国的非洲事务顾问。

一战期间, 喀麦隆部分部族害怕英国和法国强加陌生的文化而加入德国阵营, 部分部族迫于同盟国的压力、对德国残暴统治的憎恨, 以及同盟国美好的承诺而加入了反德阵营。^③ 喀麦隆人扮演着战士、间谍、运输者、翻译、后勤补给等角色, 为同盟国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到了英法托管时期, 喀麦隆人又开始怀念德国统治的“美好时光”, 希望喀麦隆能够重新回归德国统治。

2. 喀麦隆与英国的关系

1916 年 2 月, 英法联军将德国击败赶出喀麦隆, 1922 年 7 月喀麦隆成为英法两国由国际联盟托管的领土。1946 年喀麦隆成为英法两国由联合国托管的领土。

1922 年英国将南部喀麦隆作为尼日利亚的部分领地来管理, 称为喀麦隆省。^④ 英国采取间接统治的政策, 以尼日利亚土著权力条例为指导,

①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38-41.

②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50-78.

③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80-101.

④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82.

把传统统治者和酋长视作英国人。在托管期间,英国忽视南喀麦隆,直到 1954 年仍拒绝为喀麦隆省设立独立的立法机构。南喀麦隆人遭受了尼日利亚的歧视和暴政。^① 1939 年 G. J. 姆本 (G. J. Mbene) 成立喀麦隆福利联盟 (Cameroon Welfare Union), 1940 年 P. M. 卡莱 (P. M. Kale) 和 E. M. L. 恩德利 (E. M. L. Enderley) 成立喀麦隆青年联盟 (Cameroon Youth League) 和部落改进工会 (Tribal Improvement Unions), 这些压力集团^②为南喀麦隆工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③

1946 ~ 1961 年英属南喀麦隆为争取自身利益,进行了不懈努力。^④ 民族主义者们纷纷加入尼日利亚喀麦隆国家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f Nigeria and Cameroon), 为尼日利亚和英属南部喀麦隆独立而进行斗争。1946 年民族主义者抗议《理查兹宪法》(Richards Constitution) 没有给南喀麦隆应有的地位。许多压力集团强烈要求南喀麦隆代表参加 1949 年访问联合国的任务,以及参加 1950 年的伊巴丹会议 (Ibadan Conference)。在伊巴丹会议上,恩德利要求英国给予英属南部喀麦隆独立地位,遭到英国的拒绝,但承诺给予英属南部喀麦隆更多席位。1951 年《麦克弗森宪法》(MaPherson Constitution) 出台,增加了英属南部喀麦隆在议会中的席位,恩德利被任命为拉各斯议会部长 (无实权部长),姆纳 (Muna) 被任命为执行理事会部长。1953 年发生了针对《麦克弗森宪法》的东部危机,导致了 1953 年东部议会解散,亲尼日利亚的恩德利在选举中失败, J. N. 丰查 (J. N. Foncha) 上位。1953 年 5 月,马姆菲会议 (Mamfi Conference) 要求在英国托管下南喀麦隆实行区域自治。1960 年 6 月,喀麦隆全国人民大会 (Cameroon People's National Convention) 为 1961 年联合国公投而成立,1961 年联合国举行公投,英属南喀麦隆与喀麦隆共和国 (原法属喀麦隆) 合并。

3. 喀麦隆与法国的关系

1922 ~ 1960 年法国采取同化 (Assimilation)、联合 (Association)、家

①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82-102.

② 政治学术语之一,为实现某种特殊利益而对政府施加政治影响和压力的团体或组织。

③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91-102.

④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185-190.

长式统治 (Paternalism)、差异化 (Differentiation) 等措施管理喀麦隆。^① 法国要将喀麦隆人民和领土法国化, 将喀麦隆人变成“黑色法国人”。二战之前, 法国通过派遣大量行政管理人员、建立行政机构以及任命“伪酋长” (Artificial Chief) 对喀麦隆进行直接管理。^② 法国对当地的文化和传统进行了毁灭性破坏, 想用法国穿衣习惯和思想文化取而代之。法国的各种管理政策、强迫劳动以及残暴统治引起了大范围的起义, 例如格巴亚 (Gbaya) 部族起义。^③ 法国殖民当局通过武力镇压, 流放叛乱部落首领, 并划分新的行政区进行集中管理和管控等, 致使起义最终失败。

1946~1960 年喀麦隆民族主义者获得领土、政治独立进行了艰苦的奋斗。^④ 1946 年法属喀麦隆成为法国的附属领土, 法国第四次宪法决定废除同化、家长式统治和区别化等政策, 建立地方议会。1946 年喀麦隆代表大会 (The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of Cameroon, ARCAM) 成立, 1947 年 ARCAM 被解禁, 1948 年革命者成立了喀麦隆第一个政党——喀麦隆人民联盟政党 (Union des Populations du Cameroun, UPC), 为实现完全独立而战斗。1952 年 UPC 秘书长尼奥贝 (Nyobe) 向联合国大会请求, 希望喀麦隆能够立即独立统一, 遭到法国拒绝。1955 年 UPC 组织的反法罢工和游行达到高潮, 联合国观察团建议在政治上推行自治以缓解混乱的局势。1956 年法国开始在喀麦隆推行自治, 1957 年安德烈·玛丽·姆比达 (Andre Marie Mbida) 成为总理, 阿赫马杜·阿希乔 (Amadou Ahidjio) 成为副总理, 喀麦隆人控制了除国防外的国家事务。1958 年阿希乔访问法国, 与法国和联合国就喀麦隆独立进行谈判。1960 年 1 月 1 日, 法属喀麦隆获得独立。

4. 喀麦隆与西方文明的关系

《初中基本历史 1》第三模块前言部分给出了“文明”的定义: “人

①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122.

②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114.

③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120-121.

④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150-154.

类进步或发展的状态。”“文明可以让人类创造出许多有用的东西,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舒服更容易。一个文明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和平的、有良好法律的国家,并且公民遵守法律、政府不腐败。”^①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是“肯定、追随和学习的”。

“古代欧洲、亚洲和美洲文明在当今思想和精神领域的遗产”模块第一个单元“古代欧洲文明遗产”认为“在欧洲,最高文明的标准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②“宗教对当今世界思想和精神领域的贡献”模块的学习目标提到“使学生从《圣经》的教导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且通过耶稣的教导提高喀麦隆人的道德水平”,以及“使学生通过了解基督教在非洲传播遇到的困难以及是如何克服困难的,提高学生解决困难的能力”。^③并多次提到通过基督教教化喀麦隆人、非洲人,减少他们的坏习惯和降低他们的犯罪率。喀麦隆初中历史教科书的文化史部分对西方文明持有一种高度肯定的态度,并相信西方文明是先进的,是可以引导喀麦隆进步的。

喀麦隆高中历史主要呈现的是近代国际关系史。在喀麦隆与西方国家的相处过程中,特别是德国、英国和法国统治、管理喀麦隆的历史,有很多暗含对西方文明态度的描写。《高中实用近代历史 3-5》第 11 单元,关于柏林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提到“鼓励欧洲强国将欧洲文明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传播到非洲”。柏林会议召开为非洲和非洲人民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1. ……形成现代非洲国家; 2. 为非洲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 3. 欧洲探险者在非洲内陆的发现使非洲不再被看作‘黑暗大陆’。”^④该单元提到“非洲人在心理上害怕欧洲人,将欧洲看作‘半神’,非洲人对欧洲人的崇拜削弱了非洲人的战斗力”是非洲

① Casmir Itoe Ngome, Buh George MB, Halle Stella Nkwenti and Wirkom Comfort Lahbini, *Essential History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Book 1 on CBA*, Cameroon: Catwa Education, 2021, p. 26.

② Casmir Itoe Ngome, Buh George MB, Halle Stella Nkwenti and Wirkom Comfort Lahbini, *Essential History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Book 1 on CBA*, Cameroon: Catwa Education, 2021, p. 26.

③ Casmir Itoe Ngome, Buh George MB, Halle Stella Nkwenti and Wirkom Comfort Lahbini, *Essential History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Book 1 on CBA*, Cameroon: Catwa Education, 2021, p. 66.

④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355.

反抗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与西方国家相处中，西方国家以其强大的优势影响、改变、引导甚至主宰着喀麦隆大到国家的建设小到人民的衣食住行，而这背后是不得不承认的西方文明优越感。

（三）“自我形象”的特点：多方“重影”下的“自我”和零散抗争的“自我”

1. 原生部族与“西方创造”的合体

西方国家对喀麦隆国名的称呼始于15世纪的葡萄牙，随后德国、英国、法国在统治和管理喀麦隆期间一直沿用。20世纪60年代“喀麦隆”正式成为这片土地在国际社会的合法名称。但2500多年以前，说班图语的班图人（Bantu）、富尔贝人（Fulbes）、俾格米人（Pygmies）、库图库人（Kotoko）、苏丹人（Sudanese）和半班图人（Semi Bantu）等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

教科书呈现了国家构建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主要部族的社会组织结构、生活习俗、艺术文化成就等。^①随着西方国家的到来，这片土地以喀麦隆的身份被动地进入一段全新但艰难的旅程。西方国家强行将喀麦隆推进建立现代国家的队伍中，喀麦隆人民被迫进行了近百年的艰苦奋斗。这片土地上的原生部族经历种种磨难，带着西方国家给予的“名字”走向独立，成为现代国家。

2. “顺服”与“抗争”的百年拉锯

几百年时间里，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土地上演着一轮又一轮“保护”“托管”的大戏。非洲国家以配角的身份或配合或反抗地参与全程。

面对列强的侵略，抵抗和合作往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会选择的不同应对方式。中学历史教科书呈现了在德国、英国、法国统治的不同时期，喀麦隆各部族人民的抵抗和合作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前臣服西方国家统治是教科书的基调，虽有抵抗却不是教科书想要突出强调的。根据粗略的频数和章节统计，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喀麦隆人民反抗德国、英国、法国侵略的历史内容要远少于与其合作的历史内容。反抗结果都是失败和消极的，酋长、领导者被处死或被流放，整个部族最终臣服西方强国。历史教科书中选择与德国、英国、法国合作的酋长或领导

^① 根据对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总结分析主要是对《初中基本历史2》关于喀麦隆独立前历史的分析总结。

往往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财物、统治集团管理者的职务,还可以为这个部族带来和平和稳定的生活。二战后,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以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为国家独立奋斗的历史进程为主题,主要呈现了不同时期各个党派和历史人物通过谈判博弈,温和、非暴力地完成国家独立,这其实也是抵抗与合作的表现形式。

3. 自我迷失:追求“西方样板”文明

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文明定义的侧重点是“人类进步或发展的状态”,^①虽然没有进一步给出何为进步何为发展,但教科书给出了要学习的对象,给出了期待、向往的生活。

“向伟大科学家学习”,^②伟大科学家只有以阿基米德和非狄亚斯为代表的古希腊科学家。“古代非洲文明在当今思想和精神领域的遗产”模块学习目标中没有出现非洲榜样人物及其技能或品质。杜阿拉部族酋长因英国在尼日利亚的基础建设,多次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请求兼并。德国统治为喀麦隆带来光明:改变喀麦隆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修建“教育”喀麦隆的学校,促使喀麦隆新贸易阶层的产生。

中学历史教科书认为西方人的穿衣、饮食、生活习惯是优等的;西方人的宗教是可以教化喀麦隆人、改变喀麦隆人陋习的。^③西方科学家及其精神、西方古典文化中的技艺、西方的宗教思想以及西方穿衣饮食生活习惯等都不容置疑甚至自然而然地成为喀麦隆进步、发展的样板。

二 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家认同

非洲国家大多是基于欧洲殖民征服建立起来的,^④殖民统治时期,出

① Casmir Itoe Ngome, Buh George MB, Halle Stella Nkwenti and Wirkom Comfort Lahbini, *Essential History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Book 1 on CBA*, Cameroon: Catwa Education, 2021, p. 26.

② Casmir Itoe Ngome, Buh George MB, Halle Stella Nkwenti and Wirkom Comfort Lahbini, *Essential History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Book 1 on CBA*, Cameroon: Catwa Education, 2021, p. 40.

③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355.

④ 李鹏涛、陈洋:《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与当代非洲国家治理》,《西亚非洲》2020年第3期,第27页。

于为本国利益服务和更好地控制殖民地，殖民政府不曾与当地社会建立紧密联系。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大多面临着社会碎片化的现实问题，社会和文化领域的认同建构困难重重。喀麦隆曾被英法“分而治之”，其像是一个由“碎石”黏合而成的国家。喀麦隆非殖民化过程与非洲其他国家相似，可以被视为国家进入后殖民时期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里程碑。^① 国家形象是此类国家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的黏合剂。下文从原英属南喀麦隆和原法属喀麦隆重新统一，两任总统的国家建设以及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入手，分析喀麦隆的国家形象。

（一）历史教科书关于统一与国家建设的描述

中学历史教科书通过各种重大历史会议的召开、国家政治制度变革和“危机”事件为学生再现了喀麦隆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历程。1961年6月巴门达全党会议（Bamenda All Party Conference）起草宪法草案，协商统一喀麦隆的国家性质、立法机构、法律制度、国家首都、官方语言、公民身份等。^② 1961年7月福班宪法会议（The Foumban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确定国家名称为“喀麦隆联邦共和国”，由两个地位平等的州组成。^③ 1961年8月举行雅温得三方会议（The Yaounde Tripartite Conference），英属南喀麦隆权力移交给阿希乔总统，10月1日为喀麦隆联邦共和国统一日。^④ 1972年阿希乔废除联邦制实行单一制，20世纪90年代保罗·比亚（Paul Biya）总统推动多党制回归。^⑤ 1966年爆发巴柯西-巴米莱克冲突（Bakossi-Bamileke Conflict in Tombel）。^⑥ 1984年4月发生推

① A. Eckert, “Decolonisations krieg und Erinnerung Spolitik in Kamerun: die UPC Rebellion”, in Helmut Berding, Klaus Heller and Winfried Speitkamp, eds., *Krieg und Erinnerung: Fallstudien zu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ormen der Erinnerung)*, Mass: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2000, p. 171.

②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238.

③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239.

④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242-245.

⑤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251-270.

⑥ Batey Geo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265.

翻比亚总统的政变。^①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喀麦隆爆发经济危机, 国民收入锐减, 工人失业, 企业倒闭, 喀麦隆外债激增。^②

国家建设不同时期、不同政策对西喀麦隆州^③的影响是《高中实用近代历史 3 - 5》“1961 年重新统一和独立以来的喀麦隆”(Re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t Cameroon since 1961) 单元的重要内容。9.8、9.9、9.10、9.17、9.18、9.27、9.29、9.30、9.31、9.32 小节阐述了西喀麦隆州被喀麦隆中央政府欺压、不公平对待: 联邦制时期, 国家议会中西喀麦隆代表远少于东喀麦隆代表; 单一制时期, 阿希乔设立地区督察机构, 检察员都来自东喀麦隆, 权力大过西喀麦隆国家总理的权力。该部分是喀麦隆国家建设历程中描述比较详细的内容, 将原英属南部喀麦隆统一到喀麦隆后所经历的变化和在经济、政治权利、教育、基础设施、文化等方面遭受的不公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二) 历史教科书关于重要历史人物的描述

非洲历史进程中重要历史人物是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关键因素, 是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抓手。

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共出现 93 位喀麦隆历史人物, 28 位配有单人像插图, 另有 4 幅为多人参加会议或活动的照片。教科书对国家独立解放和建设时期在政坛有影响力的人物身上着墨颇多。按课后复习题 (Revision Essay Questions) 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总结评述, 为喀麦隆民族主义发展、国家独立以及喀麦隆统一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有 10 位, 为国家统一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有 6 位。教科书正文重点叙述了他们如何谋求国家独立统一、参与国家建设, 课后复习题则总结性评价了他们的历史性功绩。例如姆比达, 教科书正文叙述了他成功担任法属喀麦隆第一届总理的历程、1957 ~ 1958 年取得的成就, 以及姆比达政府为何失败。课后复习题部分对其有 11 条评价: 为喀麦隆独立而奋斗; 主张喀麦隆进行“渐进式”独立; 谴责法国将喀麦隆作为私人殖民地; 他的下台为阿

①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 - 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276.

②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 - 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 288.

③ 原英属南部喀麦隆 1961 年并入喀麦隆共和国后成为喀麦隆联邦共和国的西喀麦隆州, 现在习惯上被称为“英语区”。

希乔提供了机会,加速了喀麦隆的独立统一;等等。教科书正文也叙述了恩德利等人的政治生涯,课后复习题部分对他们进行了总结性评价。

(三) 历史教科书关于两位国家总统的描述

喀麦隆自独立以来,共有两任总统。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教科书用大量篇幅叙述他们的生平、政治生涯以及为喀麦隆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阿希乔首次出现在“1946~1960年走向独立的政治演变”部分,教科书对阿希乔如何成功就任总统,废除联邦制、建立单一制国家的原因和手段,在任期间取得的主要成就等给出了具体详细的描述。教科书从政治、经济(农业、工业、交通、通信、旅游以及其他方面)、社会(教育、农村电气化、体育运动)和外交等方面对其成就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约3280个英文单词。

保罗·比亚的政治生涯非常丰富,不仅在法国托管时期积极参与喀麦隆独立政治活动,在喀麦隆统一时期也是重要的政治人物。^① 保罗·比亚之所以能够继承阿希乔的位置离不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是一位非常有计谋的政治家。保罗·比亚继任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问题,为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在任期间取得的成就(农业、工业、交通、通信、贸易和商业、教育、卫生和运动)以及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危机期间采用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是教科书叙述的重点。特别讲述了1982~2008年在保罗·比亚政权下,喀麦隆农业发展迅速,可以为赤道几内亚、加蓬、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等国家提供粮食;政府与欧洲、美洲和亚洲等技术较先进的国家签署发展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协定;从中国、韩国、意大利等国家获得技术劳动力,用于道路建设和维修;政府给予民众更多新闻和言论自由,私人报纸业蓬勃发展;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与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和德国的贸易量增加;成立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部门,公立小学免费,减少大学学费;国家财政支持体育运动,鼓励发展了许多运动项目;改善与梵蒂冈、尼日利亚关系,修复与美国关系。^②

①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273-283.

② Batey George Eno, *Effective Modern History for Colleges 3-5*, Cameroon: Dove Education Press Ltd., 2021, pp. 273-283, 290-293.

中学历史教科书用大量笔墨再现两任总统的政治履历以及为国家独立发展做出的贡献,尤其突出了现任总统比亚在喀麦隆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四) 国家形象特点:英语区、法语区公正失衡与重要历史人物缺失的国家

1. 强调英语区的“不幸遭遇”

喀麦隆“英语区”问题由来已久,2017 年 9 月自称以英语为母语的“亚巴佐尼亚共和国”(Republic of Ambazonia)的出现是喀麦隆国家统一危机的“代表”。^①中学历史教科书呈现给青年一代的是西喀麦隆(即现英语区)在历史上如何被国家政府算计、欺骗因而引发社会经济发展倒退,还有英语区领导人遭受的排挤和打压。喀麦隆英语区在历史上遭受的来自国家的不公平待遇是喀麦隆英语区危机的历史性因素。

中学历史教科书呈现了大量关于原英属南喀麦隆在与喀麦隆共和国(原法属喀麦隆)统一过程中,以及建立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后西喀麦隆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内容。联邦制时期西喀麦隆没能成为拥有独立权力的自治州,也没能在议会中获得代表固定配额的比例。单一制期间,西喀麦隆人被排斥在国家领导层之外;西喀麦隆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重要的商业机构、港口以及机场被迫关闭;西喀麦隆的国家总理朱瓦(Jua),因为与阿希乔政见不同(主要是针对西喀麦隆的),最终被迫辞职。

中学历史教科书尽管在国家统一和建设部分用大量篇幅书写了国家统一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及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危机,但西喀麦隆州(英语区)部分的书写是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和价值观导向的——英语区遭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不公平对待,甚至是诱骗和倾轧。这样的历史事件会不断加深喀麦隆英语区人民心中的委屈,也会激起英语区人民对中央政府和法语区的“仇恨”。

2. 重要历史人物“单一化”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最早出现的喀麦隆人物是比姆比亚(Bimbria)的威廉姆国王(King William),一位渴望被英国兼并的传统统治者。德国、英国、法国统治时期,喀麦隆历史人物主要为当地传统统治者。教科书

^① Nicodemus Fru Awasom, “The Anglophone Problem in Cameroon Yesterday and Today in Search of a Definition”, *Journal of the Af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2020, 14 (2), pp. 264–291.

没有详细描述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从介绍文明时代到 19 世纪末,教科书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位有名字的喀麦隆人。二战前的人物插图几乎都是任职于喀麦隆的殖民者。喀麦隆传统统治者和殖民统治当局管理者是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喀麦隆二战前历史中出现次数最多、着墨最多的历史人物,“统治者”“管理者”成为这段历史时间内相对单一的重要历史人物。

政治人物是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喀麦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时期单一的重要历史人物。无论是恩德利、丰查还是阿希乔,又或是比亚,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有明确的文字将他们称为重要历史人物。虽然国家独立统一的奋斗史注定是国家历史的主线,但重要历史人物绝不应该仅局限在政治领域。喀麦隆曾因足球而被世界重新认识,是众多非洲国家中晋级世界杯决赛周最多次、成绩最好的国家,很多闪耀世界的足球明星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为国争光。例如阿尔伯特·罗杰·米拉(Albert Roger Milla)在 1990 年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中为喀麦隆首次打入世界杯八强立下头功,2007 年非洲足球联合会公布的非洲 50 年来优秀球员名单中米拉位居最佳球员的榜首。著名小说家费迪南·利奥波德·奥约诺(Ferdinand Léopold Oyono)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以《家僮的一生》和《老黑人与奖章》为代表的多部小说,以简洁幽默的语言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展现反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主题。他的很多作品是 20 世纪非洲文化的经典作品。^①这些在自己专属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理应成为喀麦隆历史教科书中的重要历史人物。

三 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家认同 “道阻且长,未来可期”

虽然非洲大陆经常被概念化为“一块巨石”,^②但是非洲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同质性描述非洲身份成为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③身份认

① 张英伦等编《外国名作家传(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79页。

② L. Gardelle and C. Jacob, eds., “Schoo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French-Speaking Africa: Political Choices, Means of Transmission and Appropriation”, <https://doi.org/10.4324/9780429288944>. Accessed 2020-11-12.

③ Michael Onyebuchi and Katja Van Der Wal, “Beyond Sovereign Reason: Issues and Contestations in Contemporar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20, 58 (1), pp. 189-205.

同困难在喀麦隆上演,在国家认同上喀麦隆面临着外部西方强国(主要是前宗主国)透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等对其的全方位侵蚀,内部对抗也削弱了成员的集体认同和归属感。在非洲背景下,统一身份重要来源的文化认同困难重重,不得不转向历史。^①从历史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集体身份是需要国家从感情和认知两方面进行经营的,^②历史教科书在这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一) 道阻且长: 内外交困, 国家身份感模糊

1. 外部: 前宗主国浓厚的存在感

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叙事多采用“反客为主”的方式,无论是篇幅还是话语主动权都没有以喀麦隆为主。尤其是喀麦隆与前宗主国关系部分,高中历史第一部分 10 个单元中有 9 个单元书写德国、英国、法国对喀麦隆的统治,教科书用颇多笔墨叙述欧洲各国对喀麦隆的瓜分和统治,以及对喀麦隆社会发展的贡献。如 1884~1916 年有 6 任德国总督任职喀麦隆,教科书用 6 页笔墨叙述每一任总督在农业、交通运输、贸易、医疗卫生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功绩,全书无一字是对其消极影响的评述。在喀麦隆民族独立和国家重新统一过程中,喀麦隆政党成立、会议召开、制定法律法规、谈判协商都是为了从英法两国掌控中取得独立,可以说英法两国是喀麦隆独立和统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除此之外,喀麦隆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完全没有出现“我们民族”“我们国家”这样的第一人称,代之的是第三人称:“喀麦隆”“土著人”“酋长”等。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人称叙事背后是德国、英国、法国的视角。

2. 内部: 喀麦隆共同体的割裂

喀麦隆人民在英国和法国统治下遭受了类似甚至相同的奴役、疾病、精神摧残等苦难,但教科书未将两者联系起来,没有引导学生对不同殖民统治下的相同苦难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历史教科书缺少法属喀麦隆和英属南部喀麦隆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统一的内容,更多呈现的是双方主要领导人在法国和英国场外指导下,在政治权力方面进行博弈。

① A.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1989, p. 35.

② Michael Onyebuchi and Katja Van Der Wal, “Beyond Sovereign Reason: Issues and Contestations in Contemporar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20, 58 (1), pp 189–205.

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喀麦隆重新独立统一的历史,明显体现了历史上英属南部喀麦隆与法属喀麦隆之间的张力,也暗中助长了当今喀麦隆统一体的割裂。不质疑历史真相,单从全面性和选择性上来看,目前出现在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部分内容显然能让喀麦隆年轻一代,尤其是英语区年轻人感到“英语区遭受了来自法语区不公平对待”。这无疑是对本已满是裂痕的喀麦隆共同体的又一重击。特别是在喀麦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英语区危机”的今天,英语区亚巴佐尼亚政府已经召集组织了一支“青年军”。^①这支由青年组成的武装力量原本应该是喀麦隆国家建构的未来力量,但他们却扛起枪站到国家统一的对立面。原本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家统一体,在向青年传递英语区和法语区历史冲突矛盾的同时并没有引导青年如何处理这种历史性问题。这极易在“英语区危机”现实中加深英语区对国家政府的怨恨,撕裂喀麦隆共同体。

(二) 未来可期:编写内容强调以我为主,塑造“一个喀麦隆”

喀麦隆位于非洲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交会处,也是几内亚海岸、西苏丹和刚果三大文化交汇地,拥有256个族群,超过300种民族语言。^②喀麦隆被德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殖民过,有两种官方语言和两种教育体系。2015年英语区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骤然升温,2016年底发生“英语区危机”,2017年初“英语区危机”从抗议示威向武装冲突发展,2020~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英语区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和武装冲突。从历史和现实、文化和族群、语言和教育等各方面来看,喀麦隆国家统一体建构困难重重,任何一方的突破对于喀麦隆来说都意义重大。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为年轻一代塑造“一个喀麦隆”起着重要作用,可谓是教育层面的一个突破口。

1. 重释并减少前宗主国历史,掌握历史叙事话语权

就喀麦隆学校历史教科书编写内容来说,首先需要减少并重新解释前宗主国与喀麦隆的关系,掌握历史叙事话语权。德国、英国、法国在不同时期如何统治和管理喀麦隆,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发展上采用何种方法和策略是重要的历史事实;但对国家建构尚未完成,

① “Anglophone Crisis”, *Journal du Cameroun*, March 12, 2019, <https://www.journalducameroun.com/en/tag/anglophone-crisis>. Accessed 2021-12-12.

② “Anglophone Crisis”, *Journal du Cameroun*, March 12, 2019, <https://www.journalducameroun.com/en/tag/anglophone-crisis>. Accessed 2020-12-12.

面临国家分裂危机的喀麦隆来说,喀麦隆人民在被欧洲列强控制的漫长时期里如何不断抗争,为民请命、不断为民族存续奋斗的历史更有意义。所以说,理应减少关于英国统治时期时任管理喀麦隆的总督的生平、履历和功绩的叙述内容,减少关于法国统治时期法国科学家如何克服种种困难深入内陆进行植物学研究的内容;理应增加杜阿拉人民如何在沿海阻击列强入侵,增加内陆人民如何利用游击战术打击殖民者军队、保卫家园的内容。被选择或发明出来的和国家有关的故事,必然是规范性的——指导国民如何想,如何做,如何看待与外国的关系。^① 对外关系是历史中一大主题,记录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同时也为本国公民塑造行为典范。德国、英国和法国在过去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喀麦隆“悲惨”的历史中,对喀麦隆做了什么,为喀麦隆带来了什么,又在喀麦隆国家建设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在历史上均有迹可查,而历史教科书如何书写,又该如何向学生讲述,这是喀麦隆历史教育者应该审慎思考的问题。目前整体来看,喀麦隆历史教科书没有将上述三国作为“侵略者”、“掠夺者”或者是“犯罪者”来看待。相反,喀麦隆历史教科书将其作为“历史的促进者”来评判其对喀麦隆的兼并、保护和委托管理。但是,作为受害者不能或不敢正视历史,片面地叙述历史,隐藏、遗忘不光彩的受害经历也会害人害己。喀麦隆中学历史教科书很好地避免了种族主义叙事,却没有很好地呈现被殖民统治的历史。重新“解构”德国、英国、法国三国殖民统治历史,避免夸张、强化受害者的民族主义叙事的同时,以“主人”的视角呈现三国为喀麦隆带来的痛苦,以及喀麦隆如何在夹缝中艰难求生,掌握自己国家历史的叙事权,喀麦隆是主角、是叙事者,有利于培养喀麦隆青年对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主体意识。

2. 强调共患难、同抗争的历史在场感

亚赛明·努赫奥卢·索伊萨尔(Yasemin Nuhoglu Soysal)分析德国学校教科书时发现其对苦难和悲惨历史的叙述把德国青年和过去的纳粹联系了起来,培养了统一的民族情感。^② 尽管很多学者批判甚至害怕这样的叙事方式会培养极端民族主义青年,重演历史悲剧。但是不能否认在“同一历史场”中共同的遭遇会极大地拉近彼此的距离,使其成为同一阵

① [美] 劳拉·赫茵、[美] 马克·塞尔登编《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聂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4页。

② [美] 劳拉·赫茵、[美] 马克·塞尔登编《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聂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35页。

营的亲人。避免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应该成为国际历史教科书编写公认的原则,^①在不违背此原则的基础上为青年人营造一种历史在场感,^②对于国家建构尚未完成特别是面临着分裂困境的国家尤为重要。喀麦隆面临“英语区危机”的挑战,历史教科书更有责任从历史上为英语区和法语区年轻人营造历史在场感。德国兼并喀麦隆初期,喀麦隆沿海人民奋起反抗,抵制德国人入侵;德国向喀麦隆内陆深入时,也遭到了内陆人民“游击战”打击。对于德国的残暴统治,喀麦隆人民进行了多次反抗。英国、法国统治喀麦隆时,喀麦隆人民也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激烈抗争。奴隶贸易的“黑暗记忆”、独立初期的武装叛乱,这些都是喀麦隆人民共有的。无论是抗争的历史还是被戕害的历史,喀麦隆人民的痛苦记忆具有团结喀麦隆人民的天然功能。喀麦隆历史教科书在该部分的叙述上采取分而论述的方式,强化了各自为战,弱化了共同经历。将各部族、各地区以及不同暴力集团的不屈抗争化为喀麦隆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将有利于培养喀麦隆青年为统一国家奋斗的坚定信念。

【责任编辑】欧玉芳

① [美] 劳拉·赫茵、[美] 马克·塞尔登编《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聂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序”，第10~11页。

② “历史在场感”借用亚赛明·努赫奥卢·索伊萨尔在《德国学校教科书中的认同与超国家化》一文中对历史教科书营造“同一历史场”的解释，指通过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可以让学生有种“自己回到了当时历史事件中”的感受。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iterary works in English by writers from Ndebele and Shona, the two main ethnic groups in Zimbabw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terms of their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 thematic preference, narrative tone and aesthetic taste,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identity between the two ethnic groups of writers, as well as the focus and expression of ethnic opposition between them.

Keywords: English Literature in Zimbabwe; The Themes of the Weariness of Disorders; Ethnic Tension;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Perspective: An Analysis on History Textbooks of Secondary Schools in Anglophone Cameroon

Zhang Shengyun / 144

Abstract: Most African countries are diverse in ethnic group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With a complex colonial history, it is facing more difficulties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y textbooks play a key role i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which can help cultivate the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It is of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national rejuvenation. History Textbooks of Secondary Schools in Anglophone Cameroon fail to achieve one national identity between “self image” and “nation image”, which causes multiple competition and a blur of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long existing “Anglophone crisis”, Cameroon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unction of history textbooks on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y textbooks should emphasize the history of Anglophone and Francophone Cameroon fighting against colonizers and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former suzerain. History textbooks should be used to solve the issues of separation and mutual hate and to promote the idea of “one Cameroon”.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y Textbooks; Cameroon